



## 图书馆藏西夏文《慈悲道场忏法序》译考

杨志高

**摘要:**《慈悲道场忏法》(10卷),又名《梁皇忏》、《梁武忏》等,为中土所撰佛教律书,有西夏文、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本。其中西夏文本在俄国、英国及中国国家图书馆、甘肃、内蒙古都有收藏。笔者对已刊布珍藏宏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《慈悲道场忏法序》(原汉文书序)进行了译释和初步考证,以期为学术界提供一份关于该经序言的完整资料。

**关键词:** 西夏文献 慈悲道场忏法 国图藏本

本文《慈悲道场忏法序》,即指该经珍藏宏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《慈悲道场忏法》原汉文本书序。西夏在夏译汉文这部经时,由最高执政者御制了序文(简称首序),那么原序就位居其二了(简称后序)。目前,史金波先生对前序及后序题记进行了解读<sup>①</sup>,近期,聂鸿音先生对首序又作了新译<sup>②</sup>。笔者结合正在进行的夏译《慈悲道场忏法》的整理研究,拟对其后序初次译释,以期给学界补充一份关于该经序言的完整资料。

《慈悲道场忏法》(10卷),又名《梁皇忏》、《梁武忏》等,为中土所撰佛教律书。关于其成书的时间有多种说法。一种说法就是《慈悲道场忏法序》所述的南朝萧梁时期,梁武帝替夫人郗氏忏悔罪业而制。该经自梁迄今,被佛家沿用作为超度在中土和周边地区而广为流传。少数民族文本有西夏文、回鹘文、藏文等译本。西夏文本在俄国、英国、印度及中国国家图书馆、甘肃、内蒙古都有收藏(出版)。其中,甘肃省敦煌研究院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仅收藏该经5个编号的写本封面及1刻本礼佛字图。从现有资料中知道,国家图书馆藏本的该经序最为完整,俄藏中也有其序,惜未刊布,不得其详。

本经为国家图书馆(前身北京图书馆)于1929年购买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(1917年)之一种。此后,周叔迦先生在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四卷第三号(西夏文专号)上作了初步揭示<sup>③</sup>。其后,史先生分别在《西夏佛教史略》<sup>④</sup>、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<sup>⑤</sup>的相关内容中对首序分别作了翻译、介绍。2005年,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四、五册,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》刊布了其照片和简明叙录<sup>⑥</sup>。

① 史金波《西夏佛教史略》,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,第240页。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,国家图书馆,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4册,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,第87页。

② 聂鸿音《西夏遗文录》,《西夏学》(第二辑),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,第146页。

③ 周叔迦《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》,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四卷第三号(西夏文专号),北平:京华印书局1932年,第323~325页。

④ 史金波《西夏佛教史略》,第372页。

⑤ 史金波、王茜、全桂花、林世田《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》,《国家图书馆学刊》(西夏研究专号),2002年,第218页。

⑥ 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4册,第87~366页;第5册,第3~186页。



𪔐，𪔐𪔐𪔐𪔐，𪔐 5. 𪔐𪔐𪔐𪔐<sup>[37]</sup>。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，𪔐𪔐𪔐 6. 𪔐𪔐𪔐𪔐，𪔐𪔐𪔐𪔐𪔐<sup>[38]</sup>（𪔐《𪔐𪔐𪔐》𪔐𪔐𪔐𪔐𪔐，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<sup>[39]</sup>）。

**对译：**1. 随[初利]天上生蒙我今果报显现因故 2. 现身验恭敬以帝之恩德言讫即速不 3. 见[梁]皇帝时此自乃至年数已过此 4. 契经虔敬以忤礼敬者其祈求依皆 5. 果报现得又此言暗昧恐未彰因故此 6. 略序所做皆耳闻目所见（此忤法出处地方者江南[金陵建康府]城内敕奉所集）

通译、注释（第94页第3行～97页第6行）

## 慈悲道场忏法序

此《忤法》者，梁武帝为皇后郗氏所集作也。郗氏崩后已过数月，帝常啼泣恋念。昼则意乱不安，宵乃心愁困而不寐。居殿闻外有响声，视之乃见一大蟒满盘上殿，目如电张口向帝而来。帝方视，大惊骇，不得逃处，速起。向蛇问：“朕宫殿壮严，非蛇类所留之处，必是魔鬼欲祸崇朕”。蛇为人语对帝说：“蟒者郗氏亲身也。我昔为六宫皇后时，嫉妒妯娌，其性气粗恶。嗔怒一生则火炽如矢，对人伤害。死后以是罪业，故为蟒身。不得饮食常受饥渴；无有窟穴身无匿处。饥渴所迫，气力衰弱。又每一甲下则有多虫，啖啮肌肉，痛苦甚剧，若穿锥刀。我非昔日蛇，亦复变化而至，王宫深重亦不能阻挡。帝昔於我爱宠，因故以此丑形告呼於帝。祈一功德，对我拯拔。”帝闻后惊愕悲愁。既而见蛇，即速不见。

帝后日，请集沙门于宫殿内，宣其所由，问何是善中最上，以救拔其苦。志公答言：“惟於佛礼拜忏，方能救此苦。”帝乃依其言，搜索契经，录佛名号，兼己圣谋思虑，作《忏法》，共成十卷，皆佛言精美，无有闲词。己为忏，方做礼敬。

又一日，宮殿內漸漸濃香馥郁，良香，迷惑何來。帝仰視，見一天人形色端麗，謂帝曰：“我則麟后身也。隨帝做功德，蒙生忉利天。我今显现果報，因故现身驗，恭敬以帝之恩德”。言訖，即速不見。梁皇帝時，自此乃至已過數年。依此經本，以虔敬懺、禮敬者，依其祈求皆現得果報。又恐此言暗昧未彰，因故此乃做略序，皆耳聞目所見。【參見《大正藏》[0922b2]~[0922c17]】

此《忤法》出外地方者，江南金陵建康府城内奉敕所集。

[1] 𐽳𐽭𐽮𐽰𐽱𐽲𐽴𐽶𐽷𐽹𐽺𐽻𐽼𐽾𐽿, “慈悲道场忏法序”。夏译汉文《慈悲道场忏法》,学界又译为“慈悲道场忏悔法”。笔者也在前几年的文章中曾经沿用这一名称,但随着对该经研究的深入,发现译作“慈悲道场忏法”似乎更为贴切。𐽳𐽭𐽮𐽰𐽱𐽲𐽴𐽶𐽷𐽹𐽺𐽻𐽼𐽾𐽿,即“慈悲道场忏法”、“慈悲道场忏悔法”。𐽳𐽶𐽷𐽹𐽺𐽻𐽼𐽾𐽿,即“忏”,也就是“忏悔、悔过”之义。在本部经中,西夏人用“𐽵𐽶”译“罪”。如“忏悔往罪”,西夏文为“𐽵𐽶𐽵𐽶𐽳𐽶𐽷𐽹𐽺𐽻𐽼𐽾𐽿”。因此,本文改译为现称以契合汉名。𐽵𐽶,“序”,《大正藏》作“传”。此序为西夏文本后序,即汉文原序。

[2] 雉髯薤薤，“啼泣恋念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追悼之”。

[3] 𢱿𢱿𢱿𢱿，“意乱不安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忽忽不乐”。

[3] 𢇛𢇛𢇛， “心愁困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耿耿”。

[4] 𪔐𪔐，“响声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骚窅之声”。

[illegible]

[6] 𦣻𦣻𦣻𦣻，“皇帝方视”，《大正藏》无作句。

[7]剡散毳毼，昏𦣻𦣻𦣻，𪚩𪚩：“帝大恐惧，逃处不得，速起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帝大惊骇无所逃遁，不得已蹶然而起”。

[8]𪔐𪔐，“壮严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严警”。

[9] 𧈧𧈧逐𧈧𧈧，𧈧𧈧𧈧𧈧：“蛇类留处非必魔鬼是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非尔蛇类所生之处，必其娼孽”。



略序乃做，皆耳闻目所见”，《大正藏》作“犹恐厥事，闇然未彰，辄以粗记，用达诸耳目矣”。𪛗𪛗，字面意思“暗昧”，文中作“阴隲”。

[34]后序题记，可参考史金波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第4册（甘肃人民出版社、敦煌文艺出版社第2005年第87页）。

按前述，《慈悲道场忏法》形成于南朝梁武帝时代。对此佛教界和学界持不同观点，本文无意也不可能阐发，但此经的广泛流布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后来此忏法经历代修改、增减，到元代后至元四年（1338年），智松柏庭所编重校本，成为现代佛教法事的定本。由于该忏法简易易行，只要称念佛名佛号，就可使亡者解脱，生者得福。所以，在唐、宋时期，这部经典在僧界、世俗间多为崇奉传播。唐朝时，（子瑀）“常礼一万五千佛名，兼礼《慈悲忏》”。宋代“民间唯礼《梁武忏》以为佛事，或数僧呗口歌赞相高，谓之禳忏法也”<sup>①</sup>。同样西夏时期因惠宗秉常御序夏译后，也为国内官民所用，以至在夏亡元兴时期，在西夏遗民中依然经久不衰，并请高手重刻刊行。

至于在元代，“此忏罪法出处地方者江南经院建康府城内奉敕集”和同一时期“管主八钦此圣缘，印造三十余藏；及《华严大经》《梁皇宝忏》《华严道场忏仪》各百余部；《焰口施食仪轨》千余部，施于宁夏、永昌等路寺院，永远流通”<sup>②</sup>之间有何关系，以及相关奉敕在建康府城内集结《慈悲道场忏法》等问题限于材料，待留另文论述。

国图元刻本西夏文《慈悲道场忏法》序后西夏文题记“此忏法出处地图者江南经院建康府城奉敕集”，和元大德十年（1306）管主八谨题的“……钦睹圣旨：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《大藏经》三千六百二十余卷、华严诸经忏板，至大德六年完备。管主八钦此胜缘，印造三十余藏，及《华严大经》、《梁皇宝忏》、《华严道场忏仪》各百余部，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，施于宁夏、永昌等路寺院，永远流通”<sup>③</sup>的《梁皇宝忏》同属奉最高当政者所为的单刻经，二者不能尽详但相互联系，还有建康府城集结《慈悲道场忏法》等问题限于材料，目前我们还不能说清楚。

考金陵建康府我们得知：金陵即现在的南京，其名始于战国楚。自楚至元时名称迭有变更，先后为孙吴、东晋和南朝的“六朝古都”，止明清时又为“十朝都会”。在南朝时该城曾是南方佛教的中心，梁武帝萧衍力倡佛教，曾三次舍身入建康寺院，《慈悲道场忏法》一说的撰集缘他而起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高宗赵构以前朝“江宁府”易名为“建康府”，并为“行都”。世祖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，蒙古军队占领建康，沿宋制仍为府隶属江东路，并为江南行中书省治所。十四年（1277）升为建康路，隶属于江浙行省，天历二年（1329）又改为“集庆路”。1368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此，称应天府、南京。宋元时期，南京基本上不再是国都，但是由于历代都奉行提倡和保护佛教的政策，尤其元代宽容的佛教政策，加上南京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，经济、文化发达，佛学基础较好，所以南京佛教仍然时有兴盛发展。从元初建康府存在的时间元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到十四年（1277）来看，似乎说明国图本早于管主八本。

① 转引自圣凯《中国佛教忏法研究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，第32~33页。

② 转引自王菡，《元代杭州刊刻〈大藏经〉与西夏的关系》，《文献》2005年1期第111~118页。

③ 日本善福寺藏《磧砂藏》本《大宗地玄文本论》卷三尾题记，转引自王菡《元代杭州刊刻〈大藏经〉与西夏的关系》，《文献》2005年1期第111~118页。